

草婴等5位老学者获中国翻译文化

<http://www.cflac.org.cn>

2010-12-06

作者：张贺

阅读提示

沙博理、许渊冲、草婴、屠岸、李士俊……也许这些名字略显陌生，卡列尼娜》等世界名著，《论语》、《楚辞》等中国文化精华，正是通过他们翻译过来的。今天，在国家外文局的小礼堂里，这些在翻译领域默默耕耘了一辈子的老学者，共同获得了“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。

2006年成立的“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是中国翻译协会设立的。在此之前，只有季羨林和杨宪益获得过该奖。

“文学翻译也有世界观”

由于身体原因，沙博理和草婴没有到会领奖。颁奖仪式结束后，外国友人代表在会中，为他颁奖并祝贺。今年已是95岁高龄的沙老静静地说：“不要谈我个人的成就，党和国家领导给了我很多鼓励，中外朋友给了我很多帮助，我要感谢他们。”

自从1947年来到中国，沙博理，这个道地的美国人就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命运联系在一起。他娶了中国妻子，参加过开国大典，加入了中国国籍，担任过英文版《中国日报》副总编辑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、全国政协委员。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在美国相继翻译并出版了巴金的《家》、茅盾的《春蚕》以及《林海雪原》等中国现当代小说，被誉为“洲际文化的舢公”。

“现在要培养中青年的翻译人才，除了要加强基本功之外，更要注意文学翻译也要有立场、有观点、有世界观，知道自己爱什么、恨什么，才能翻译好中国的东西，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中国。”

草婴先生正在上海养病。他在电话里说，自己是把翻译作为一生的事业。从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起，我就希望把翻译作为解放思想、唤醒民族意识的桥梁。从1941年起，草婴便翻译了许多反对法西斯统治的进步文章。改革文学翻译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作品上，以一人之力翻译出版了托尔斯泰的全集。马克思主义精神永远是世界所需要的，“要带着理想去翻译。”

“后备人才培养必须抓紧”

今年，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奖5个名额全部空缺。对此，屠岸认为确实不尽如人意。“原因很多，但后备人才短缺是个重要原因。”

“这些年我们在翻译后备人才的培养上进步不大，人才短缺才造成翻译界源于社会上对文学翻译的短视和偏见。“人们重视创作，而轻视翻译。7

果，不能拿着译作去申报职称。”

草婴和同行们为此呼吁了很久，要求提高文学翻译的待遇和社会地位。

屠岸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编选翻译《英国历代诗歌选》，但译稿出版拿到了100套书。“这不怪出版社，毕竟出版社没有义务为你赔钱。”屠岸要出的话，就要自己掏钱。这家出版社愿意出版，也没有找我要钱，我没有见天日的机会了。”

清苦、寂寞、为人做嫁衣……凡此种种都使有才华的年轻人不愿意干，常常很忧虑，到底怎么办？后备人才的培养不能再等了，必须要抓紧。”

“现在中国每年引进的外国文学作品超过1万种，而中国的作品推广不出去。为什么迄今为止中国作家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翻译水平低。”

屠岸介绍说，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《红楼梦》水平极高，但即使在英语世界的销量也比不过英国汉学家霍克斯译的《石头记》，就因为译者。所以，中译外的难度比外译中要大，需要国家组织专门人才来做这件事。

“翻译不要唯西方是从”

“我译书是我自己想译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。”九叶在年毕业于西南联大、师从钱钟书先生，与杨振宁、吴冠中是同学的老人，中国的四大名剧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长生殿》、《桃花扇》由他译成；唐诗宋词元曲，以及毛泽东诗词，被他以英法韵文的形式翻译到西方。为全世界将中国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唯一专家。

在中国翻译界，许渊冲有个外号，叫“许大炮”。“我对中国文学翻译有自己的意见。”他一“开炮”就停不住，“在翻译理论上，我们走的是西方路线。中国传统翻译理论里都能找到解决办法。我们为什么要唯西方是从？”

从“五四”以来，直译是中国翻译界的主流，但许渊冲觉得“意译”更让人喜欢，而最好的翻译应该让人感动。简单的直译能做到这一点吗？”

许渊冲还津津乐道一件得意事：他翻译的一首中国古诗影响到美国国会议员。许明将合译的《千家诗》寄赠奥巴马及一些国会议员。一位共和党议员诗中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的独立精神，她本来准备随大流，和共和党对票，但受诗歌影响，她最后投了赞成票，使医保议案以7票的微弱优势通过。许发了一封电子邮件，开玩笑说许渊冲是“厨房内阁成员”。

“你说文化的力量有多大？它看不见、摸不着，没法像数学那样精确。但过我的意译，就能让西方人感动。”

许老的家很简陋甚至寒酸——上世纪80年代的旧楼，楼道里灯光昏暗，既是客厅又是卧室又是书房的小屋里摆着一台25寸电视机。对此，许老说：“杨振宁说他工作几年才能有一个灵感，我每天都有一个灵感，你说是苦事，是自得其乐的乐事。”

人物简介

□沙博理：1915年生于美国纽约，1952年开始发表译作，译著有《

□许渊冲：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，北京大学教授，诗译英法唯一人。